

幸

存

錄

章存錄自叙

余少鈍劣讀書數百遍輒得上口十五以後心稍開不數遍亦時、記憶弱冠名浮應酬日劇久困公車不舍卷帙強仕始第又困簿書失恃而還三年崩壞北都淪陷遺弓痛憤生理已盡鎬京再興宮隣金虎內憂外患交而至潰余也應死之人也生平未暇多讀書時有著述隨手誌載今特死耳又復何云然於國家之興衰賢奸之進退虜寇之始末兵食之源流懼後世傳者之失實也就余所憶質言之平言之或幸而存後世得以考焉失之略者有之失之誣者余

其免夫跳身出潛卷帙無所攜偶所遺忘無可詢質
筆指時缺蠅頭書之後之覽者或重悲余志也

崙

大明弘光元年乙酉九月朔吏部考功司郎中夏允彝
敬述

幸存錄目次

草莽呂夏元藝述

卷上

國運盛衰之始

東夷大略

卷中

遼事襟志

門戶大畧

卷下

門戶襟志

續幸存錄
流寇大畧

卷上

南都大略

卷下

南都雜志上

南都雜志下

附記

劉皇太子一則

夏復述

目次終

幸存錄卷之工

國運盛衰之始

神廟冲齡踐祚睿質夙成慈聖內訓雅嚴輔臣張居正
擅而才以法制天下朝令夕行雖多苛察人奉法准謹
尤留心邊事初與高拱接答邊鄙不聳宣大以西梟鯨
幾埃矣用大帥戚繼光于蘇鎮譚綸為督撫一切用舍
興建惟繼光言是從繼光建城堡墩臺制度皆精絕烽
火嚴明又調素練制兵雜邊兵練之車馬步雜用虜聞
而畏之匹騎不敢入者二十餘年用大帥李成梁于遼
尤敢戰深入殺虜過當是時邊鄙晏如庫吏畏法庶

殺黃龍地節之間居正驕而悍好自尊大又以魏第私
其子身歿怨叢卒禍其家繼之輔政者多避忌趨時鮮
能負荷矣上既壯益明習庶事不復委柄於下操切之
後繼以覓大人皆樂之府庫充實賦歛不苛士大夫以
氣節相矜雖無姚宋之輔亦無愧開元之盛時也
自鄭青妃寵甚上漸倦勤御朝日希迨國本之論起而
朋黨以分朝堂水火矣爭國本者章滿公車上益厭惡
之斥逐相繼持論者益堅上以為成惕之不止不若高
閣置之批答日寡後遂絕不視朝章疏十九留中矣却
祀不躬經筵久輟推墜者不下被糾者不處上之一切

鄙奉也蓋以大目之無足仗也置之不用然所用益寡而一人操數柄益得以持權矣以言路之無可採置也置之不答然章奏一上不得句處分而被糾者即去臺省益忠行矣

時庸相方從哲獨居政府若喜其無能也而用之然輔臣不能待政而臺省待之于時亦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副等稱高當閣虎豹放廢天下賢才殆盡凡中外之得送為臺省皆閣不下舊臺省太復以籠致進退必入其黨當時所喧持者惟禁道學一事而邊防吏治俱置不理賄賂日張風俗大壞速左之難一發而將懦奔

矯無可支吾賦加民貧流寇乘之土崩瓦解禍發于天
政崇禎之代而其所以從來遠矣至庫臣背公營私日甚
一日虜寇之患愈迫朋黨之相攻愈苛維持論各有短
長大抵世所謂小人者皆真小人也而所謂君子者未必
真君子也民益窮困吏益貪墨將士不知殺敵惟思害
民百官不知職業惟講營進難以殺宗烈皇帝之愛勤
不能挽回嗚呼一日二日萬幾而可以高臥理才高里
帝一日兩次視朝未明而興夜分而寢非好勞也文之
日昃不食良不容已辯稱無為特言其用賢致治氣象
云尔兢兢業業豈以不事為無為哉乃無識者謂萬

曆以寬弛得承平崇禎以操切致禍亂抑何悖也

東夷大畧

奴兒十固女直之裔也在曠代甚微奴兒哈赤少嘗服侍李成染後受朝命為偏夷積功為龍虎將軍陰險多智初事李成染已包異志成染初以力戰起後日貴累功封寧遠伯子弟代為元戎奴隸無不金紫盛極而衰既驕且惰其長子如松頗勇竟以戰歿請于如樟如梅如柏遠不逮其父兄惟以交納朝貴窮奢極欲為事于是兵備日虛健兒日寡內臺又惟與李氏交好得賄為樂迨半日以壞矣

己午之間虜發難于清河李承芳以城降虜以女妻之

上書言七宗惱恨大抵言邊臣侵侮寡信之事當承平
之時驟聞邊警舉朝倉皇時撫臣李維翰分而無識厚
職去起楊鶴為經畧杜松劉挺馬林李如柏為大帥
鎬固庸人且老矣治兵年許無所經理朝論啟其速戰
輔臣方從哲兵垣趙興邦皆不知邊計發紅旗催戰鶴
匆：發兵分為四路兵分則弱已為失策而師期預洩
虜得預為備曰逸尔幾路來吾只一路去偵知杜松最
勇兵先至渾河沙擁上流伏兵山下松至河催軍速進
渡未畢伏兵起凡火藥利器俱未渡水大至兵多歿焉
已渡之兵陷伏中杜登山顛呼飲：已出戰不能支吾

兵內擁至不能舉手或感焉馬林尋亦敗惟劉挺深入
營內豎虜假杜旗幟馳報之令至來合戰劉啟營而虜
騎闌入不可復止挺與其下養子劉招孫各一騎等力
戰不支得脫者無幾

時惟李如柏不與虜遇以全師歸一時朝議喧然謂如
柏實通虜鎬庇李氏而以杜松陷危地此其說或太苛
然鎬之寡謀如柏之怯敵皆其罪也鎬与如柏先後逮
下獄乃起煎廷弼代鎬經畧

廷弼向為遼左巡方力糾李氏且向以才幹稱故以御
史起用為經畧既至勇于任事號令嚴肅身自偵探將

士多畏而服之遠事為之大張然惟性好自矜多怒罵
人鄙夷朝貴原其逸情不欲嘗人以與人相之攻得却
但去願一時邊才無出其右朝貴皆疎身以臺省之
酸凌人復念國事姚宗文以科任往閱視與廷弼不相
得贊直主事劉國縉者舊臺中以攻道學與熊姚皆同
類也熊以獨加自許姚劉皆以夙好望之彌相失劉主
用遠人而熊謂遠人必不可用此其說不互有得失成
負氣相爭過甚姚歸而述熊之局定矣省中魏應嘉馮
三元張修德與姚連章力攻熊亦詆侮四人即請魏馮
張三人出勘遠事上乞之而臺省亦以為非體力爭不

可熊遂有原告脫逃之讖改命省中朱重榮往勘重蒙
疏稱廷弼無大夫但不宜悻、求去閣臣刻一爆擬旨
中熊臺省方起而攻熊而速事陷矣

熊之去也姚宗文力舉薛國用代之是時余方館於邗
平座師張華東眾師頓足謂薛必敗速東以其人好名
鮮實余詢之遼人大抵好收物情既為經略乃理詞訟
細事務以悅人心為主殆循良之選也而以主兵不亦
左乎于是重名廷弼固辭優詔勉之以君臣大義
詞意哀切而熊氣益盛

熊之再任也撫臣王化貞蒞治廣寧與虜相逼而熊乃

處關內熊未至而王已自許必能勦虜朝論俱向之蓋
臆王之庶幾功成而厭熊之侮人過甚也王之意亦壯
而苦于智短遠人每遇以虜必可破王遂欲渡河擊之
而熊以為虜未易敵惟當慎守熊向自誇舍吾無可當
虜者王過以此自任亦不相得五詆之章日上朝論多
左袒王欲削熊經略御街而仍責以與王相照應不得
膜外視余時以計偕至都偶言于所交一二臺中謂王
未可恃欲責熊以任事不應削其街朝貴俱以為不然
此論未定而廣寧陷吳化貞幾為麾下將縛送虜狼狽
遁出城廷弼時在軍遠方幸化貞之敗自驗其言又以

衙門在閤內坐馳入閤不知撫臣以廣寧為存亡經畧
與撫臣共生死廣寧維失寧遠尚可守也委而去之詎
得無罪乎

化貞旋被逮廷弼亦解任侯勘大司馬張鶴鳴亦負氣
自矜廷弼向嫚罵中朝無敢與抗張自以撫釐定亂負
豪傑殺與廷弼五詆不少遜至是乃力排廷弼謂化貞
功罪相等廷弼有罪無功朝者亦多恨廷弼廷弼懼歸
而被傾陷也自請入都與化貞廷勘既至并下獄遂與
化貞同擬大辟化貞固當死而廷弼似太重云
時廷臣無可任遼事者臺臣方震孺特舉閤臣孫承宗

承宗出視師以王普在晉為經略承宗旋上疏欲自任連事

以在普晉輩俱未可恃也虜聞承宗以闕任出任連事頗
為悚動年餘不犯邊而魏璫之亂起承宗幾不能容有
為之遊說以解者得請告歸乃以王之臣為提督而表
崇煥以道臣治寧遠

崇煥任事未幾虜即大舉入寇前此虜所攻必破無不
望風潰者寧遠孤城外懸忽聞告急舉朝震竦以為必
不可守崇煥泣血誓守啖草以勵衆曰苟能同心死守
吾為牛羊以報人所甘也衆感其意為取西洋火炮置
之城頭為堅守計虜至數里外一望無陰衆皆懼謂一

重城下使不可禦欲發砲擊之而未有習者惟崇煥一
庖人某嘗聞西洋之發砲而無害也姑試為點放砲一
發而數里之外見虜狂奔不止其被擊殺者數百人于
是虜懼不敢以大隊薄城而城中亦以砲為可恃大小
炮間發殺虜無算崇煥軍聲大振即擢為巡撫大帥滿
桂亦受優擢中國之敢議戰敢議守實自此始
崇煥旋又與王之臣及滿桂不睦朝議曲調之終未釋
虜又犯錦州軍寧遠城外皆不得走而去奴酋旋死崇煥
亦不為魏瑞所喜竊歸
烈皇帝登極燦魏瑞凡魏瑞所用邊臣俱廢不用亟召

崇煥以大臣司馬經累遷事上委用之名對之曰慰勞
備至崇煥銳而輕每言天下事上詢以虜何日可滅
崇煥漫應以五年為期及期食出自午門羣臣有問以
五年果可奏績否崇煥謂上期望甚迫故以五年慰上
心云尔時識者即訝其無能成矣

崇煥舟入對遂以吏部用人兵部指揮戶部措餉言路
待論須與邊臣相照應方得成功為請上即命各部及
臺省如崇煥言崇煥遂無可部責矣

崇煥至寧遠即為講款計蓋崇煥自奏捷後即令番僧
往吊酋奴以講款為辭又歸未就再出無以處滅奴之

命遂以平奴自詭慮昂帥毛文龍洩其計遂深入島誘
文龍斬之文龍當遼事破壞之餘從島中收召遼人牽
掣酋奴時、掩襲頗有斬獲梅有功但漸驕忠行上事
多浮夸索餉又過多朝論多疑而厭之以其振重兵居
海島中莫能制也崇煥初殺文龍上亦甚喜褒諭備至
不嫌其矯制未幾虜又犯邊化督臣劉策大司馬王洽
俱不諳邊事倉皇無以應奴得長驅薄都城急召崇煥
入衛宣大各鎮兵亦先後至崇煥固以滅奴自任一旦
縱奴至此惟元戰庶足贖罪乃与虜相值輒避去及入
對先以危言聳朝臣英朝臣懼而從款議也賴上英明

終不敢以疑上奏第力請率兵入城休養上不許已深
疑崇煥矣

時都中人又喧言崇煥導虜入犯上犯上益痛恨舟名
崇煥入即下詔獄而懼滿桂為武經畧以祖大壽黑雲
輩俱為統帥遠兵素感崇煥桂與大壽又素相疑大壽
又率兵歸寧遠、兵大駭亟用孫承宗言置大壽惶歸
罪不問仍鼓勵之大壽之母亦以忠義責之得不叛去
滿桂各鎮兵虜戰桂戰歿雲龍被擒兵大清幾滅焉幸
虜不得志歸却城危而復安于是磔崇煥誅王洽用孫
承宗鎮關門梁廷棟為大司馬丘民仰撫寧遠劉可訓

撫蘇州孫元化撫登萊布置一新虜所陷各城亦恢皆
復然皆撫耿如杞入衛之兵中道清去為乳貧民附之
而流寇之患起矣

承宗任事未久即罷去丘民仰與祖大壽不合梁廷棟
劉可訓以中朝水火事相連俱罷此後用人亦皆草塞
責矣

唐一犯宣府一入山西由蘇入燕而壬午之入真青徐
及淮而止所至屠掠一空禍為至烈吾之兵力每分以
禦寇之急則調邊兵以征寇虜急又撤勦寇之兵以禦
虜卒之二患益張國力耗竭而事不可為矣

閩賊薄却城欲徹閩外之兵入閩禦寇議久不決而寇
已薄却烈皇帝身殉社稷普天共恨大帥吳三桂父吳
襄陷寇中不之顧務報國仇但力不能當借兵于虜與
寇一戰大勝寇即棄城却西走而虜晏然以為得却城
于寇非得之我也傳檄三齊迅掃秦晉既得河北復取
江南一時迎降恐復以高寇乃先帝之仇虜能為我滅
寇非吾仇也嗟呼寇之發難以何事起天下嗷々皆以
加賦之故然加賦于何年皆以東夷發難也且河北為
寇所據猶曰取之于寇江南何罪而掩有之耶我謀不
臧將不擇兵練廷臣置邊事于度外邊臣以尋端卸担

為得計至南却之政賄賂彌彰如狂如醉使高皇帝之
開闢烈皇帝之憂勤一朝宗社丘墟大可恨也

幸存錄卷之上終

幸存錄卷之中

速事雜志

中大司馬玄渚嘗語余曰為少司馬時嘗一晤李成染
成染以其為文定公子也待之極恭叩之邊事曰為費
甚多凡所育健兒恣其所好如衣服飲食女子第宅及
呼盧使邪之類俱曲以濟之有求必予但令殺虜建功
而已玄渚叩以費從何出曰非能自給之也當其窮時
則貸之或責以零勅極帳或責以禦虜先登計級受費
即除前貸故人皆樂為之用此李氏功名所由盛也
時天下皆疑李氏有異志然李氏之費初以養健兒者

繼漸移以結朝者凡撫按出都必預有以結之至則相
与雷同任其欺溺凡山人墨客來朝責書出遊者以李
氏為利藪李氏子弟忠意聲色婦人出遊騎若雲錦而
功名不無少替矣

余嘗叩之遼友云當成梁盛時所招致智勇之士孰較
陣者甚多如柏如楨時其人皆安往何潰壞一至于此
遼友曰此天也當成梁如松之貴与之語皆媿相精
當及如柏輩既弱且盡与言皆賄甚其父兄之風無一
存者一覩知其必敗也嗟乎李氏之盛衰即遼事之興
壞係焉豈非天哉後之論者又往往以通虜罪李亦屬

太苛如柏敗後如標即以大金吾出鎮不過以孝廉五
六人以計偕寓其家上疏舉之即因而用焉已太草
廷弼至即糾如標十大罪下獄擬辟言太太過然人皆
以李氏素有富名積謗所集無一人寬之者如柏既度
死如標自謂死無日矣忽中報烈皇帝宥之出獄如標
夜出園圍家寓城外久不相通忽不相叩門家人皆駭
以為夢中事也後遂續其寧遠舊封古人云記人之功
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烈皇之謂乎

連事之起三十年矣每當破城殺將天象必變靡不彰
明較著也戊午癸亥難彗星亘天四五年前地生白毛鬼

爰于空近在落際遠則教丈之高如俗所稱鬼車鳥者
民間鳴鑼發炮以駭之去則旋來竟夜乃止尤為史藉
所不經見也已未二月十九日經略楊鶴以四路發兵
京師大風霾余以計偕出飲反人家坐小輿中雨吐夫
舁之震蕩若在危濤中掀搖不已而雷衣皆黃土也既
即席思見度中火光赫然咸謂設庭燎耳實天氣如桶
下照也酒散歸衣中皆染雨土滿矣聞兩日而敗報乃
遼東之變余館于鄧平張師家是日忽大風蔽天覩而
不相覩廣寧之破余亦計偕在都連日黑霾東望俱見

黑氣蔽天癸未甲申之間天變尤多最異者雷擊奉先殿雷火下焚銅鉞皆鎔而下法殛死內侍甚衆
甲申二月寇漸逼都余姪遊北雍返寓至中途遇大風不止拔木飛瓦行人偃仆天之示戒為何如也惟南都之亡無甚咎徵豈天以為不足警哉自有遼事所用朝鮮能勝任者當時所望成功惟熊廷弼表崇煥孫承宗為庶幾而武臣如劉挺杜松滿桂祖大壽吳三桂其最著也廷弼剛而驕唾罵一世謂皆出其下此雖成功亦不能居况功未必成乎吾鄉朱永洽為永平郡守嘉興錢士晉為大名郡守熊一見賞其才且云遼事當與共

功名而公譽以公至必能滅奴熊乃握手密語云公解
人也何為亦作此語連事豈可為但當尋一散場耳意
欲怒罵人以圖速歸也此其言豈意在國家者乎當萬
曆四十年壬子督學江南行法極嚴然嚴而不當至郡
邑一聚狗私使孤寒歷武有不平之鳴廷弼但知嚴士
子不能一破情面也即此亦見其不足有為矣
崇煥少好談兵見人輒結為同盟肝腸頗熱為閩縣令
分較閩中日呼一老兵習邊事者與談兵絕不閱卷或
問則曰士子宜中者自有命在隨意抽取可也斯豈執
事教者寧遠一捷實為首功遂自矜為奴已破膽必肯

獻地請款名對自言五年滅奴給諫許譽卿而叩之崇
煥言聊慰上望云尔譽卿言上英明豈可浪對異日按
期責功奈何崇煥自悔失言旋以用人措餉等事再請
于上倘有不相應即可為卸担地不意上恚從所請後
赴援都門名見即請入城休息上不可以三千人入城
請上曰即三十人亦不可所以疑之者至而崇煥絕不
悟也

閩臣魏龍錫嘗問袁以遼事答以當從東江做起錢謂
舍資地而問海道何也且文龍未必可得力崇煥云可
用之不可用殺之此吾所優為錢庸人也且不以其

言為竟及斬文龍疏中即入錢語後虜闌入朝端遂以
殺文龍為崇煥罪而并及龍錫以崇煥為逆督以龍錫
為通逆一凌遲一擬辟蓋以逆璫一案為附逆者所切
齒故借崇煥亦起一逆案以相報曰龍錫以羅及諸名
賢其事已成矣欲自兵部發之而大司馬梁廷棟始與
謀旋悔不肖任且賴上聖明不能遽起大獄也龍錫賴
詞曰黃道周疏救後以天旱肆宥言路屢以為請遂釋
戍定海而崇煥先置極刑妻子流戍千里刑浮于罪多
矣

承宗練而才凡軍中利弊發言洞中能令諸帥心服且

部伍器用亦精嫻諸帥咸服之但謂其不能無欲其所
推轂大帥馬世龍貌雖偉而無將略也承宗以為韓白
後出人亦訝之兩鎮閨門俱無事然幸不虜值斤婦
居里中城陷闔家被難傷我

劉梗杜松老將有名杜勇而疎劉為尤勝其所招致奇
材劍客之屬臂甲于辟帥劉敗後無有能及之者

大壽家富而勇魯犯法幾被戮于承宗賴崇煥力救免
故相得甚歡及為大帥于勇皆為列將家丁多遼人夷
人多善戰却下種歸以崇煥下獄激之使然而其母痛
責之其妻固妻也亦持之甚堅故仍為國用永平恢復

錦州力守皆有功但攻圍既久糧竭而兵不赴遂以城
降而身逃歸或云已輸城于虜得壽歸即舉八城盡降
致奴縱之然歸即以堅守雉子在虜中不之顧也亦非
有意負國者力守松山杏山與洪承疇被圍年餘力竭
而陷遂致失師三桂即大壽甥其父吳襄向為大帥三
桂少年勇冠三軍邊帥莫之及聞寇所以誘致之者甚
至三桂終不從却城已破以殺寇自矢包胥復楚三桂
無愧焉包胥借秦兵而獲存楚社三桂借虜兵而虜遂
吞吾中原豈三桂罪哉所遣之不幸耳
滿桂勇而廣然起自行位不解文墨拔為統帥虜帥不之

服也况各鎮之兵紛紜而集桂未得稍撫循之也亟驅
以戢兵不與將相習且將與將亦多不相識者一戰而
蹶非桂之罪也教人而外卑不足論已

遼人得遼策之得也而廷弼以為遼人必不可用尔時
遼俗富而奢莫肯力戰故廷弼云然數年之後遼人實
可用也如浙兵秦兵川兵皆可用但問用之者何如耳
嗟乎勝敗得失但當擇將乃云兵惟某地最良古豈有
此論哉

將撫莫得勝任將士莫能敵愾是固然矣政府中樞尤
為疎、此遼事所益以壞也當張江陵居正秉國時尤

邊之事如視諸常如虜將往某地防某犯某邊江陵必
必先知之戒諭邊臣備至周極故無敗事後鮮有能繼
之者矣一邊樞嘗語余曰葉臺山向高相固固不可及
也每邊臣上疏及書必手自裁卷他人則止發一名來
而已中外不相應安望成功哉然猶未及壞固宜毋延
儒當國時或以庇邊目奏許固力辯謂向來初未與邊
臣通筆札固意謂邊廷事非閣臣所予知者其敗不亦
宜乎崇禎朝凡為中樞者無不被戮雖上之用法嚴切
亦在位者之多負固耳就其中之稍可有染廷使心似
明暢者李維貞余大成兩職方雖未必諳熟邊事然其

守是峻牢不可破
一時行賄之風賴以少息而積玩之
習亦藉以少振云

門戶大略

自三代而下代有朋黨漢之党人皆君子也唐之党人
小人為多然亦多能者宋之為党人君子為多夫朋党
之論一起必與國運相終始迄于敗亡而後已者蓋以
聰明偉傑之士自命不凡忽被以党人之目于是精神
智慮俱用之相傾相軋而國事遂不暇照顧坐誤宗社
良以此耳且指人為党者亦必有党此党衰彼党興第
求自勝違惜其他國朝自萬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
沈一貫為相以才自負不為人下而一時賢者如顧憲
成孫丕揚邵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許與政府每相

待附一貫者言路亦有人而憲成講學于東林名流咸
樂趨之此東林浙兗所自始也

固小論起一時名流俱以倫序有定早建為請此亦一
定之理言者無可舉以為功聽者亦無可指以為罪而
上以為有惡擁立乃與他年富貴必欲身自發之而不
使羣臣上請然羣臣不之請上亦竟不行也使旋得不
獨上無骨肉之猜下亦無氣節之目矣乃初請不許再
請嚴黜後遂廷杖繫、務將言者而痛懲之即上慈愛
無他意而欲靜衆朝之議論議論愈煩實國家之得大
不幸也

時政府諸臣惟山陰王家屏歸德沈鯉與言者合力請
不允即忤旨放歸餘自一貫以及中時行王時錫蕭輩
皆以調覆為名未嘗不婉轉言之于上而心亦以言者
為多事工以為激聒政府亦以激聒之比其意亦未必
有他也不過欲上憐其意而不之疑或幸從其請耳然
言者逆耳而難居調停者言甘而無患宜互相體而不
宜兩相難也不意調停者自言者為党人斥逐不能救
時行性寬平所勲必潛加拔用而一貫頗恃權求勝受
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東林君子之名滿天下尊其言為
清論雄朝中六每以其是非為低昂交口愈眾而求進

者愈眾始而領袖者昏君子也繼而好名者躁進者或附之于是淮撫之論起矣

淮撫為李三才家居三輔年少最貴所至有赫聲但負才而守不潔反為淮撫垂涎大拜多結遊客日譽于憲成之左右憲成因而悅之糾三才者即以為東林玷三才挾縱橫之術與言者為難公論益誣之而東林亦受累不少未幾妖言之獄起而清流有累卵之危提擊之案起而兩党益相水火矣

妖言者所謂續慶危殆議也不知出自誰手大抵言辱長之事雖難然當世豪傑如沈四明一貫輩輔成之必

成無疑矣其言若出于清流之口將以傾四明輩者或云此奸人造為人以陷郭正域者郭時有流清領袖之日政府所最忌也時上震怒羅織甚嚴搜正域寓併偵其左右危迫之至卒無至遂歸獄于暈生光而終不得其寘也

提擊者張差持提以闈東宮據稱欽愬二璫于上璫乃鄭者北所建佛寺者也地城御史劉廷元報疏云觀其狀一似夙類窺其情大為巨測于是劉光復等皆主夙類之說而刑部主事王之霖入獄中詢得其言以為主使出自國戚舉朝喧然以國戚鄭國泰大有專諸之

意貴妃亦危懼懇于上，命白之東宮，辨之甚力。東宮
逆奏，懇上出見，羣臣為之昭白。与上東宮俱諄，剖明
之迹，以張差及璫成獄，而餘置不問。當廷諭時，刘光復
倡言：「工甚慈愛皇太子，甚仁孝，其言固將順也，而聲甚
壯，且越班以言上，未晚其云何？」即逮下獄。

當張差事起，中外不能無疑。因事發于貴妃之之端，而
又直闖東宮，若巧合也。之東疏稱：「差言甚鑿，或差恨
二端，故以主使擬擊，誣之亦不可知。」而廷元恨之，案持
其之案，素守亦不潔。廷元与韓浚輩遂于針典重虐之。
然持論与之案合，如竇子稱陸文瀛皆至清而亦為所

熟不少恕此則曲浚輩也

時東宮侍衛蕭條使外人闖入行苑禁地漸不可長諸
臣危言之使東宮免意外之虞因戚懷惕若之懼亦斷
斷、不可少顧事連宮禁勢難窮究則田叔燒染獄之
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也二說者亦互相濟而不當兩
相仇乃必斥逐執法而後己是誠何心哉國戚之主使
擬擊陳未必然即令陰懷異志願不用鴟而用梃不使
中宮而使外人皆情之所無第不妨虛平言之至重怒
執法之吏而必加一網之計貽疑後世誰之咎也
當是時兩党有不並立之勢有辛亥之京察孫丕揚至

之曹于汴湯京兆佐之於虜湯賓尹王紹徽輩則攻東
林者也紹徽有清望賓尹負才名故秦聚奎直糾其不
平

有章已之京察鄭繼之徐結吉韓浚佐之而所屬
皆東林也世之所謂東林清流者一網無遺矣

是時葉山臺去位而方從哲獨相屬一無所主持工于
秦疏侯留中無所屬分惟言路一糾則其人即日引去
不待旨也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故有齊党楚党浙党三
方鼎峙之名齊為元詩教韓浚周孔輩楚為官應震吳
亮嗣輩浙為劉廷元姚宗文輩勢張甚湯賓尹陰主之

丁是後有宣黨崑黨種之別名宣謂賈尹崑謂傾天
竣也天竣高亢自負而賞尹滛巧無行庚戌之榜如韓
敬錢謙益王象春卹之麟皆負才名急富貴而相妬軋
之麟附亦韓復銓部不得遂反攻之于是之麟之友皆
為時責所抑禮部主事夏嘉遇初亦為時責所推重因
与之麟交亦被抑而遠東回路失事之報至趙興邦時
為兵垣仍入禮闈嘉遇遂糾之併及亦詩故言路合既
糾嘉遇趙興邦遽陞京卿其勢愈張而公論益憤御史
唐世濟助夏攻趙而亦趙之陷衰
神廟殂落光廟首名葉向高而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家

模俱以名用名流為首務如卞元標越南星曾丁沛之
屬皆為銓憲大臣即附麗東林亦無由田間起相次為
顯官齊楚浙前此用事之人俱放黜一時以為元祐之
隆不是過也然附麗之徒惟營驟起京卿添注累已
不滿人意而南星為冢宰時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皆為
憲臣魏大中為吏垣長卞維連夏嘉遇程國祥俱為吏
部司官或清激操論不無少奇人孟側日大璫魏忠賢
陰持國柄初亦雅意諸賢而諸賢以其傾殺太監王安
弥恨惡之周宗建侯震暘等相繼糾彈并及客氏客氏
者熹廟之乳母與忠賢私為夫婦者也工于廢務皆委

不問宮中惟忠賢容氏為政向高故欲調停而諸賢必欲逐去為快楊漣二十四大罪之疏上遂為不共仇造向高去而朝局大變矣

初廷杖工部主事禹焯以威休廷臣後遂回夏嘉遇魏大中與御史陳允疇相詰適行斥降盡斥諸賢且起大獄竟成清流之禍國祚幾危難小人崔呈秀輩陰導之諸賢亦不可謂無咎也譏論高而事功殊名位軋而猜忌起異己者雖清必驅除附己者雖穢忠賢得志如忠賢得志如崔呈秀之屬志多容納即領袖之賢蹇諤可望而知功之者眾矣

忠賢得志如崔呈崔之屬悉蒙不次之擢繩營蟻附者
几滿葦下而楊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周宗建繆昌
期李應昇輩皆下詔獄構受慘刑以俱死天下痛之稱
忠賢功德請為祠祀遍直省凡羣臣上疏必以上与厥
臣並稱不敢斥其名也一門封公侯者三人其勢比劉
瑾王振等且十倍矣

時天下重足而立身固者咸有篡弒之懼特以呈秀輩
雄凶頑實庸鄙故有勢其有其其機而終不敢其有事嘉廟
竇天忠賢獨与呈秀密語移時究不敢發此實社稷之
灵社宗默佑之福庇也

烈皇帝登極太阿獨運忠賢之黨內外林立乃不動聲色而有以辱厚奸之魄時部臣錢元懋陸澄源貢士錢嘉徵各前後疏糾忠賢忠賢呈秀皆自縊死其黨皆放逐林下諸賢無不蒙名用踴躍誦之聲天下殆遍矣是時東林諸巨為魏塘所羅織甚慘其辜成者人無不以名賢推之為忠賢拔用自屬下流況欽定之逆案列款煌、僉謂君子小人之分畧至此大明即無可復爭衡矣被諸臣之死而生昏上恩也自應同心憂國以報上乃急功名多議論惡逆耳收附會其習如故上久而厭之而偏黨之疑以起

枚卜事起錢謙益與周延儒才名相軋錢必欲抑周使
不得上溫體仁遂乘其隙以浙省科場旧事疏糾謙益
上震怒面加詰問史坦章乞儒情爭甚力上遽而然之
謙益亦點歸免禍且舟起矣

時諸臣泄泄然不思圖實績以回上意惟疏攻溫周無
虛日攻愈力而上愈任矣

唐蘭入薊鎮逼郝城上視廷臣無一足倚者史堯表弘
勳等糾閣臣韓爌錢龍錫以表崇煥事逮下獄廷儒遂
為者輔溫亦相繼入政府

門戶之說為上所深惡幸上神聖知兩党各以私意相

攻求勝上不欲偏聽故政府大僚俱用攻東林者而言
路則用東林為多

時又有復社之名與東林繼起而其從弥盛文采足以
變一時議論足以壓眾口不自知其舉國之若狂也
周溫初相援也繼又相貳周罷去而溫柄去又引薛國
現繼其後大抵周明敏而貪溫潔清而陰薛才不如西
人而貪與褊同之虜寇之患日迫而從無一人為建一
策者溫去而薛敗以貪墨賜自盡其事發于東廠人愈
云部目吳昌時實為暗引其幾要亦薛之褊狹上自心
厭之非下所為也

延儒之最相也其門人張溥馬世奇每以公論感動之
延儒亦頗自悔未几与張至發賀達聖俱蒙再召至發
辭不至達聖不久病歸延儒遂赦適負有罪斥諸巨收
詞旨黃道周之獄其所舉措設施盡反前事一時有賢
相名然性素貧見羣論之相推也蓋自忠納賄愈廣時
溥已歿已世奇又遠嫌自愛不入都延儒之左右如吳
昌時輩皆小人延儒惟昌時之言是聽而遂釀成奇禍
矣

延儒再相未几虜闖入邊圍香山又圍開封自漢及淮
縱橫二千餘里無一禦者延儒不得已請出視師上頗

而咲曰先生乃肯為朕分憂耶蓋上意已移矣及至軍中未嘗設一策遣一策遣一兵以禦虜決戰惟與幕客私人納賄縱酒妄報捷音以蒙上耳未几虜饗欲而去人言虜輸銀及貂裘于延儒買路出邊此言不特喧傳却下亦且流入大內上以此懷怒弥甚亟放之歸即遠吳昌時廷訊延儒乞權納賄之實昌時一一承認于是逮延儒至都勒令自盡如

所以待薛國規者延儒再出所行亦多可取然死而人莫之惜者以其貧而自用也

時在列多名流要皆負虛名無濟國事也寇一入都烈

皇帝以身殉社稷而從死者殊寥寥也。以是蓋為世詬
厲然如范景文、李邦華、倪元璐、劉理順、馬世奇、成德、諸
公烈就死，日月爭光，雖仇口不能不推重也。
南都再建，國事累卵而諸臣之相仇益甚。當權立之時
鳳將馬士英、移書商之樞部，史可法有世治則循序，世
亂則張賢之語，可法謂士英意在潞藩也。遽與姜曰廣
呂大器輩移文士英，言今上失德，事時錢謙益家居，往
東江上三意，在潞藩，蓋以福祿向有三案，曰事與東林
恐不利也。士英得移文，即與大帥黃得功、高傑等持為
口實，力主迎今上，其於操倫序之說，固當但與初移書

意不相合可法等實為其所賣也

今上既立可法為首輔聖名天下名流以收拾人心乃士英一入可法即出為督師而時事不可問矣

士英之留相也首以為既大鉞為薦舉朝爭力之卒以

中旨起為少司馬大鉞一出日以翻逆案處諸清為事

憲臣劉宗周以疏爭士英大鉞內倚庫瑞外藉藩帥并

收勳臣為助其意不過欲逐宗周輩而內瑞熟藩之勢

從此遂旁落而不可制矣

賄賂賂大行凡向之察處者重糾收官者賍逆狼籍者

一惟用贖方復原官而朝廷幾為市路矣

士英每以擁立自矜并以三案旧事激上怒上實寬之
不欲起大獄故清流得以幸免

三案之事自光熹二廟以至烈皇帝初未嘗以前事稍
有嫌于禍即諸臣亦未嘗以辱長之謀必欲鋤吳論者
以存法也今上既立亦宜以當日爭持三案之人概置
不論即上啟其機屏臣亦當力解乃一時柄臣務以離
間骨肉危動皇祖母欲中指臣以非法之法亦何以解
天下後世之議哉

擁立操異志者當日亦不過數人而已士英欲自詡其
功凡糾彈必借此語以誣入之以激上怒嗟乎國家變

起倉卒羣臣為戴擁原宗社大不幸之事為人臣子亦
何忍言功况自伐者無忍陷人尚得為有人心者乎
馬阮之欲陷諸清流也非一日矣當妖僧大悲偽東宮
王子明等事每欲起大獄以為一網之計致左良玉回
衆憤引兵向關遂以請君側為辭士英聞之惶駭無措
同盡倣各鎮勅兵以防左時時虜氛充弄前鋒已至維
揚而滿朝夢寐俱謂虜必不敢渡江且欲用虜以破左
時事之顛倒莫過于此也迨虜騎問渡九五潛渡馬阮
身統重兵望風逃竄而金陵王氣竟倏焉歛絕不六痛
哉

東林之始為領袖者顧憲成鄒元標諸賢繼為楊廷
左光斗又繼為文震孟姚希孟最後則為張溥馬世奇
諸君子其文章氣節實多傾軋一時也

攻東林者始為四明沈一貫元詩放趙貞吉繼為魏志
賢崔呈秀等又繼為溫體仁薛國瓊輩又繼為士英大
鉞皆嫉正者仇眾論所不与者也

平心而論東林中亦多敗類攻東林者間亦有清傑獨
立之人然其領袖之人殆天淵也東林之持論甚高而
于籌虜制寇卒無寔着攻東林者自謂孤立任怨然未
嘗為朝廷振一法紀徒以伎刺勝耳此特可謂之聚怨

哉無濟國事殆同之矣

東林附麗之徒雖有陰狡之輩然清議猶得而待之間
亦公道被人其行賄者尚懼恐人之知之也攻東林者
納賄唯恐不足至崔魏之時及南都再建之日則明目
張膽以網利為碩畫以多賄為榮施而廉恥掃地矣
東林初負氣節每與內璫為難即賢璫王安亦與諸賢
往來乃璫之慕賢而非諸賢之甘于趨附也及其衰也
未勝不得亦有走險之輩與璫通款洽者烈皇之季住
往有之攻東林者當神廟時內奄無權未有通內者自
崔呈秀輩奉忠賢為主而所以煽璫者愈出愈奇惟恐

不主誠天地間一大怪事迨于南都而通瑞者揚、騷
語惟恐人之不知也向兩党之最可恨者專喜逢迎附
合若有進和平之說者即疑其為異也必操戈攻之而
後快或有姻婭門牆故交世誼之相連者如彼此殊途
必多方猜忌防維甚嚴務抑其進而後止雖有賢者亦
不之信也激而愈甚憤恨益深究之身家兩而敗國家
隨之謂昏焉高皇帝之罪人可也但後之論者為賢為
邪有難提者余亦以前輩所謬愛欲推而入清流之禍
中然余不以此少懷偏急平言其寔處鬼神之可質也
夫

韋存錄卷之中終

幸存錄卷之下

門戶雜志

神廟處聖非常雖御朝日希而柄不旁落止以鄙夷羣
臣之故置庶務于不理士大夫益縱橫于下而國事大
壞即兩黨相攻神廟亦未嘗一剖其曲直聽其自勝負
而已然東林所恃如國本梃擊等事皆忤上旨而攻東
林者詆東林為奸名罪東林以離間固有用微窺上意
而陰從其所喜也故東林之徒雖盛而其勢不得下屈
者良以此耳

國本之說羣猜神廟欲以愛易長在神聖之主諒未必

出此但是時中宮賢而多病厚疑上陳立嫡不立長之
語者謂中宮如病不可知貴妃即可謂國母故諱于
立嫡也御史詹仰庇曰中宮病上疏諷及之予杖八十
舉朝益皇然公論愈激上雖心厭之亦迫于衆論之
堅而立長之意亦定矣

王錫爵之于國本謂上意久定不欲歸權于羣下但令
羣臣無亟請即行冊立然三王並封之論一出錫爵即
為衆礙施行至太宗伯馮琦力爭始自知其誤不可謂
無咎也

沈一曾意 與錫爵大抵相比時臺省錢夢昇康丕揚

輩已經吏部典處分沈時擬旨留之人為公論所作
李廷機清而勁自負甚高而于國本之爭概為存臣不
可過爭過爭或激為他愛遂愈以奸邪日之及上年高
中宮以賢見重而東林益安及中宮薨虛位數月貴妃
仍不進位皇崩天之時乃命光廟如封貴妃為皇后此
則神廟善處骨肉象無奪長之意久而彌若矣惜乎羣
臣力請時神廟何不早冊立以自啟天下之疑亦固之
氣運為之也

李三才少負才名為山東藩臬極有名余館山東時李
去已二十年矣氏猶歌思不忘謂大盜大猾李擒治殆

盡民之得以安生者皆李之賜也

王錫爵蒙召時于疏言上于奏章一概留中時郝夷之
之如禽獸之聲不以入耳然下以此愈罵稱鬼神成何
國體此疏甚秘密而三才竟得之洩言于衆錫謂爵以
臺省為禽獸臺省益攻錫爵而其辭甚醜也

三才善取善與結客遍天下憲成之左右譽言日主意
其口尺直以幹國矣愛之特甚相傳上于宮中請仙以
三才為聖人故群目成姑之此具說亦似不根大抵才
而不竊非純目也其豪華之習邪不為清流所喜或云
三才初欵憲成時止常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

訝而問之三才曰此皆偶然耳昨偶乏即寥々今適有
此故羅列佐酒耳憲成以此不疑其侈靡又聞一孝廉
負才名者當計偕時與一孝廉同往謁之留兩日祇贈
數金所偕孝廉頗以為慢又至都旅館甫定而三才之
使者已至贈孝廉二百金所與偕者贈四十金其操縱
類如此使以其才智盡之用職掌亦非常也

金壇于玉立者東林中用勝于體之士也于諸生中獨
愛韓敬之才託于元荐與結為婚姻相與至密乃教為
巖元存者攻之玉立寔發其機此又人情之不可解者
敬與湯賓尹往來素密取之為元未必無因但于敬之

才亦不愧耳特好縱橫之學恣色貨之德則自非治平
之任安不主如崩戶之甚每辱人妻而壞人節也崩戶

宣統

妖書妖書之事甚怪一夕間自宮門起迄街衢間皆
通厥明舉物失色搜索無不備至其揚；自得者不過
書中所指康丕揚輩教人而已時冤陷甚多即高僧達
觀回工所素重亦以疑似死獄中曠生光輝兇猾無賴
十妖書亦無寔跡竟坐以凌遲夫見怪不怪其怪乃敗
當妖書初發時神廟苟去焚去置不問不亦可矣而當
局欲借此以傾清流激工之去怒以至此良可嘆也

挺擊之事提牢主事王濬所訊張差謂兩瑞是說之云
苟打了小命吃也有穿也有官也有其言甚悉刑部尚
書及各司官与之衆語亦多相合而攻東林者言貴妃
負威寵時工嘗許以立爰至對太高玄殿在宮內供真
武香火處
立誓晚愧言之不符因勸責妃廣為佛事且助其費上
發十萬帑銀建寺于通州隨命二瑞為之監視二瑞以
為用磚瓦甚多不若置窰自造利甚奢民爭鬻薪于瑞
張差非通州人也聞之乃鬻田買薪亦往市于瑞土人
忌之焚其薪差訟于官復屈差以屈破薪焚訟又不勝
憤甚遂挾挺入宮啟告御狀不意闌入東宮二說未知

孰是總之不祥之徵謂之人妖可也其處分之法不通
始則嚴詢之繼則以二端及差結案所謂化天事為小
事也事干宮闈原難根究神廟如此處分最為得體一
遂獲、紛爭可也

爭論之藪莫如辛亥京察御史金明時于察前上言察
典勢必及某、其意固在免察非所宜也而曹于汴湯
京兆輩以沮喪察典嚴糾之明時辨以阻撓何迺京兆
輩以沮謂侯察典竣宣言之于是察典之命未下而明
時先為民矣于是秦毓奎有舍死報國一疏人亦有稱
之者但疏中自稱稱今年算命該死故舍為生此亦可訝

也時稱祭典免處者七人德為湯賓尹所鼓動耳賓尹
或才名一時重處共以為駭然繩其品行寔不誣也至
丁巳京察不平彌甚意無一人起而爭者則在朝清流
已軀迹盡矣

余師張華廷登從憲固齊人与韓浚輩至戚然嘗謂余
曰當丁巳祭典韓浚嘗問以何如對以必翻韓議其故
張曰王之來題目甚正何為重處之韓驚愕半日不語
嗟乎我師可謂不阿矣世皆謂吾師亦詩教韓浚之友
而待論平恕每怪諸公之太甚又如吾友徐石麒蒙軍
侯桐魯銀臺馬世奇大史陳子龍給諫皆世所指為東

林也其言公平每怪東林之雜而偏不盡公志然世于
吾師必曰此攻東林者也于吾友必曰此東林也物而
不仇不亦誤乎

齊楚浙三方之貴者相与甚密也忽而相疑是時山東
趙煥為冢宰示詩教為方從哲之門人操其權故齊勢
甚邛之麟倡言張鳳翔為選均必以年例處姚京文刘
廷元輩而齊与浙離矣之麟既黜其友夏嘉遇魏光國
尹嘉遇宿鍾惺輩皆才名盛一時文徽臺省銓司供改
冷曹其持局甚固然違所以自敗也如嘉遇之淳和清
潔而亦与眾共獲者仇者眾也

韓敬錢謙益王象春邠之麟才一既相伯仲又為同籍而相仇之至殊不可解也王象春自述云一日與邠同遊西山邠為對偶云敬字無文便自苟思其對不可得王忽云林中無點不成材以賓尹弼霍林故也此皆輕薄之尤韓邠固為世詬矣王居鄉最為鄉人所嫉其族人亦多恨之錢聲色自娛末路夫節此皆國運有閔天生此輩以致朝野紛々也

素廟之初摩賢並召其勢甚盛而敗于汪文言文言之起甚微或以為新安門役也而業向高趙南星輩愛之甚言必移時兩公即以病謝客文言亦得直入卧内所

言必納楊遵左光斗輩均重之傳梟首彈及文言下獄
隨之釋時愈以梟通內為讖梟亦藉忠貞以自解未几
大獄起首逮文言連及楊左諸公而縉紳之禍遂不可
挽矣諸公所以及禍皆以忠賢相仇之故此固君子本
色而狎昵文言後人以口實殆不可解也

余与向高之仲孫交言及此此仲孫謂余曰當熹廟時
召用諸賢此誰力哉文言向客于太監王安所安所每
謂王曰天下某皆清流也故一朝召用皆文言所為
文言雖遊諸公鄉閭未嘗自私故諸賢亦樂与之交也
嗟乎士君子之出處亦大矣乃諸賢之出而謂得一文

言之力安得不為所累始之終之宜哉古人云小人云不可與作緣又云君子不輕受人之恩惠終彼請賢胡不聞焉

楊建二十四大罪疏上政府韓璜並稱之而首輔葉向高頗足以為事從此不可收拾矣然忠賢無外應亦未敢遽發也自閣臣魏廣徵以須曆史朝臺臣李應昇糾其應杖脊而廣徵憤甚先是趙南星自以老病請特免其入朝得得安心供職于是廣徵謂眾臣自請免朝不之罪今臣一失朝即杖脊何不平至此遂挾憤與忠賢通欲盡逐諸臣及忠賢與大獄坐榻左以多貶仍命鎮

撫司五日一比廣微六駭愕上疏爭而不可得夫引盜
入室而欲其不殺不掠其可得耶若預東謀帶不遁為
忠賢奴役身又安足論哉

當忠賢盛時附和若狂最著者有五虎五彪然皆有由
崔呈秀以進也或謂李愛龍不應在五虎之數尚有甚
焉者如同進秋為十祠之首其貪鄙不可忘其罪亦不
在虎彪之下也此時与之合局而不與之同污者亦自
有人如高弘圖首言詔獄削奪之非王志道名用不可
出王永光言淫刑以致天變王業浩張捷初赴名即點
歸此皆能自振拔者崇禎之朝諸賢即宜與之捐成心

偕大道而終于唾棄此則諸賢之過也惟崔呈秀窮凶
極惡其初之致死于清流曰呈秀巡鹽淮揚總憲高攀
龍特糾其貪几致之死故計不交頤耳觀呈秀之縱忍
不愈以成攀龍之知人哉

五虎者文臣崔呈秀倪文煥田吉吳淳夫李夔龍也

五彪者武臣田尔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也

諸賢之受璫禍也慘絕一時名高千古就其中周順昌
為最清亦獨力無黨當魏大中盛時周順昌本嘗與之
比也及大中逮過吳門時見向來交好皆星散撫臣毛
一鷺奉大中惟謹至是不敢與大中通隻字順昌憤甚

遂以女許字大中祿且呼緹騎而告之曰君婦語忠賢
此亂呂所為受罵萬代向未有正人端語之者故至此
今當以吾言告之每見人輒痛語時事遂不免于禍使
稍然然決不至此此真鍾：君子也被禍請賢公其最
也

緹騎之至吳也吳之士民無不下淚稱冤于是顏佩韋
等憤擊之十存一二擁順昌不令去順昌哀詞諭散以
夜潛行出境以至都遂下詔獄受刑至酷詞令不少撓
刑已即痛罵忠賢輩加刑時則惟呼高皇帝同時入獄
者語或少獎順昌即嘆之忠憤所激遂致有王恭殿之

定舉朝駭愕合疏諷諫忠賢之党亦多畏而俊巡者然
忠賢以不殺順昌則威中誅故終不免偉哉順昌其忠
中之忠介中之介乎

是時士大夫下詔獄俱五毒備至以主死惟高忠憲攀
龍聞遠即自溺園池而不赴其遺疏云臣雖削籍旧係
大臣奪大臣則辱國謹北面稽首遵屈平之遺則君恩
未報願結來生乞使者執此以奏皇上云云聞忠憲生
平道學得力死生之際泰然矣文閣學震孟嘗語余曰
生平止服一忠憲事合道繼以者惟華鳳超然魁強
与自然尚有分也

忠憲嘗自言少年以氣節自許以此一念受譴亦不畏
及行遠竄值風雨因卧舟中數日餘遇晴登岍入旅店
中惟憲忽見桃花爛然遍有悟從覺事有異并氣節
之念亦泯融天規其遺集真有得者獨于門戶異同之
際時之斷然終不化也

四方請祠忠賢者其言皆絕醜不復知有廉耻事而最
甚惟太學陸萬齡直比之宣聖謂夫子作春秋而忠賢
定三案夫子誅少正卯而忠賢然東林請祀之學宮又
有一張生者欲以疏以忠賢與忠賢宣聖並請尊入周
學遂誣死自稱見子路怒擊之故是死也陸當崇禎初

年亦伏誅嗟乎小人所得几何而甘于為此不特可恨亦可哀也

忠賢之尤惡國史當備載之余見術士徐姓者言遊都下時有五人共飲于旅寓忽一人從言忠賢之惡不久當敗四人或默或駭諷以慎言此人大言忠賢雖橫必不能將我剝皮吾何畏至夜半熟臥忽有人排戶而入以火燭其面即擒去旋鞫四人並入內地見所擒之人手足咸釘門板上忠賢出語四人曰此人語我不能剝皮姑試之即命取瀝青澆其遍體用推敲之未几舉體皆脫其皮殼儼若一人四人駭欲死忠賢每人賞銀

五兩馬聖鷲錢繼之出孟欲揚以示威也

三案者擬擊紅丸移宮也擬擊已識其概矣案亦當平
言之光廟之癩函也遍體皆冷勢不已起有鴻臚寺
丞李可灼請以紅丸進是日上名請大臣入丹名兵科
楊漣同漣上疏欲上填起居防其外也

群臣至上言朕病已危殆壽宮丹藥諸日言皇上即位
未及匝月善政甚多天必佑之乞無過慮上言病勢難
挽朕見卿等甚喜且言立東宮要緊又云李選侍奉侍
朕躬最久勤勞可憫且常生子女宜晉封為皇貴妃即
傳皇長子即天出見羣臣上云卿等輔他為堯舜之君

時皇長子侍上榻前孝選侍從簾間手挽皇于入切、
家語傳以宜封皇后宗伯某已唯、厚臣言上命封貴
妃非皇后也宗伯于是再奏請上命之上仍以貴妃為
言曰命可灼進藥厚臣待命于外藥進少時上稱可灼
為忠臣速命再進藥凡用藥三丸命賞可灼諸臣皆退
厥明內侍傳宣諸臣甚亟及至宮門而龍馭已上賓矣
時閣臣方從哲仍擬賞可灼銀幣加等于是舉朝共言
可灼進藥懷不軌心閣臣故賞之情以同謀言亦太過
但不應于賓天之後擬賞以貽人口實是耳
是時一月之內連遭大喪中外洵、楊連率眾排闥入

一見東宮即驚呼羅拜面請東宮登極日期以定羣疑也

李選侍猶居乾清宮以母禮待東宮左光遠疏言乾清宮非至尊不可居今東宮即位左光遠選侍不應擅據光斗意欲速送侍之移宮亦忠愛預防之至計但疏中言武代之禍恐再見于今且慮有垂簾聽政之計此亦似為適當也楊左于時即掠閣臣獨請即日移宮送侍頗受逼迫倉皇徙衣衫簪珥盡為內璫竊匿几無存焉矣耳

御史賈繼春上言先帝于羣臣至厚今骨肉未寒何至

一妃一女遠不能遺死此亦未可言賈之罪也蓋宮之
應移原屬定禮楊左不得居以為功他人亦不得誡以
為罪乃賈疏一上楊與賈遂成水火賈以楊必將與璫
共受封拜視之楊忿甚極遂掛剋歸中旨切責總春絕
春惶遽自辨詞頗哀高弘岡出疏而解之乃賈終歎為
民而楊不久優擢至副院則亦東林失平之事也後遂
以此殺楊左則冤弥甚矣

總而論之東林之原論不失愛君而太苛太激每使難
受而不自知彼攻東林者言風顛言可灼無他意移宮
太急迫亦不失調停然以此規諸賢則可以此罪諸賢

加之一網不亦過乎當東林盛時所重處處惟一總承
餘不過年例散轉而已受處者即以為不堪而崔魏之
時諸賢更有備受酷刑至死輕者亦必為民盡追奪其
誥命誰敢設札出爾反尔日甚一日則攻東林者之罪
不可言也

當忠賢盛時雲間奸人徐姓者上言士民願為做臣立
祠是絕無其人也逸生周姓者與徐為姻相附麗借此
索詐恣行其惡所營祠地逼余居後欲棖余地以廣祠
基所以相逼者甚多余終拒之余時布衣徒步以待禍
至幸聖明御宇徐周立敗余乃得免嘉善錢繼登為蘇

松道枷責徐周以示衆仍戍之

素病廟巫時魏璫張甚中外危懷意天下事不可知素
廟烈皇入見即諭以吾弟當為克弔之君烈皇恐懼不
敢當但云陛下為此言臣應萬死素廟再以善視中宮
為託又言忠賢宜委用烈皇益惶恐求出素廟宿天忠
賢自出迎請烈皇入宮烈皇亦自危甚袖食物以入不
敢食宮中物也

烈皇已入宮矣而羣臣無一人得見者烈皇秉燭獨坐
久之見一璫搗劍過即取視其劍留之几許給以賞聞
巡鑪聲勞苦之問左右欲給以酒食為從取從者云宜

問之光祿寺傳旨取給之歡聲如如雷

時羣臣俱在寓問卜懼入朝之有他變生死且不可知耳及至賊門宦者持之不令入告以宜用喪服既易服矣又謂未成服宜如常群臣奔走出入者三氣喘且

不續哀訴官者乃放入臨哭大行皇帝云

是日喪次見王坤魏忠賢兩端俱在忠賢兩目俱腫口不能出一語諭令各部備辦喪禮皆王坤發言也

後羣臣出少頃忠賢獨呼呈秀入屏人語移時視不得聞或云忠賢欲自縊而崔以事未易為止之也

烈皇既正位聲色不動迨元兇處奸黨宗社丹安旁無

一人之助神明自運救之世宗之中興為史難矣

時在朝皆魏黨莫發其奸楊楊維垣首糾反之然猶不敢顯斥也至陸澄源錢元愨直疏攻之錢嘉徵列言其「大罪乃詳盡瑞憤哭訴于上愈觸上怒始發鳳陽至中途言者愈眾攻者愈力忠賢偵知上必重處之乃与李永貞輩痛盪醉自縊于旅店

呈秀知忠賢之自縊知不免乃列姬妾并盪出珍異酒器縱飲一杯即擲壞之亦自盪嗟乎魏崔二人免貴已滿天下又受其毒雖計窮自縊天下後世猶以不得生受寸斬之為恨也

時天地重光乾中再闢昏上所獨斷言者特知其机已
决故發之耳嘉遇謂與余交循大雅人也其子孝廉泮
有至性惜早夭嘉徵後以貢為縣尹元愨懼司銓澄源
後欲與東林反昏所行亦多不檢以京察綱之為善不
卒後之君子惜之

上既處忠賢即同董諫言定逆案以示天下閣臣韓爌
錢龍錫不欲廣搜以樹怨僅以四五十人列案以請上
大不然再令廣搜且云皆重處最輕者為民閭臣又以
數十人上復怒其不稱旨諭以稱頌贊導速化為題
皆令列入且云忠賢一人耳苟非外是逢迎何遽肆矣

宋此且內廷同惡者亦當列入閣臣以外廷不知內事
上曰豈誠不知特畏任怨耳聞日上名閣臣入先有黃
袂包裹者累：指示閣臣曰此皆紅本附瑞實跡也當
一：按人之閣臣知勢難遺漏乃云臣等職司案擬三
尺法非所習也上呼吏部問之家臣王永光以吏部止
習有功不習刑名對上乃令法司同事又云張瑞因來
宗道何以不處閣臣以無事寔對上曰瑞因繕寫為逆
瑞亦愛宗道為呈秀母祭文稱在天之靈可惡如此何
云無事寔又問賈繼春何以不處閣臣言其善待選侍
之論不失厚道後雖改口覺反覆其持論亦多可取上

曰惟反覆所以為真小人應列入之予是逆端所羅列者甚廣几無一遺矣

案中情可矜疑者如楊經雅坦首糾呈房而仍處以謫戍戾廷陞魯麻孫居相于趙南星原無彈章以糾南星誤處之呂純如雖有頌璫之疏：至熹廟已宥天霍維華取其疏稿削去之矣竟據却報以入之草：羅入致被處者屢思翻案持局者自費提防糾纏不已至南都再建逆案翻而宗社為墟矣此當局者之咎也

烈皇帝登極以王永光為冢宰王恭廠之變王永光雖有流言及濫刑然其生平不無可議第君子與人為善當

以其自新而恕其前愆乃東林諸賢必欲逝而去之至
永光積憤為難引用袁弘勳張道濬輩再起立黃之爭
非諸賢已甚之過哉

枚卜一事錢謙益必欲首推而慮周廷儒方以名對得
上意懼同推勢必及周力沮而止之不知上果意在周
不惟適啟上疑于是党同二字中于上心者益深溫體
仁首為發難而周陰之為助或云內廷有為之應者共
費八萬兩宮府同聲以排東林而謙益輩揚不知也
倏蒙名對謙益且自以為枚卜之典定于此日矣及入
朝方知有溫疏溫與錢廷辨時溫言如泉湧錢以事出

意外詞頗廣也

初謙益與韓敬為仇韓浙人也錢欲典試浙中文震益
曾諷止之錢不之納及應召北上文又勸以緩枚卜
而錢又不納其科場一事寔寃而溫以為非此不足以
挽之觀錢立身本末原不足用而溫已首發雜端與滿
朝為仇勢不得不自結于上及政入府專意逢迎惟以
苛急為事本嘗救于上前救一人事一事也上弥信其
公忠而天下之元氣凋殘盡矣然其操守頗能自勵故
上始終敬信之每出頗及溫之所為而操守溢甚取
壞國事寔在兩人而寔東林過激以至此也

當溫之東政量省攻之者後先相絕皆以門戶異同其
言非盡由國家之起見也平言心之不納苞苴是其一
長其庇私党排異已每同事國之使其机自發而上不
疑也無識者遂謂溫于閣務自勝而其伎刻陰險自非
端人也

溫始與周深相結周為力助而且援之以進及周為大
端王坤所排舉朝爭之而溫無片言相救及科目任替
化科周去之凡與周為難者溫皆荐之

溫

者皆屈焉蓋周之去溫寔擠之也
來崇煥之下獄也攻東林者欲借錢龍錫以遍織時賢

周溫寔主之後曰黃道周疏救周意頗回時久早不向
言路復屢及之錢乃得減辟為戍錢初出獄即相遇極
言上意怒甚云有可恨事多卿等豈能盡知之語挽回
殊費力錢極感之未几溫至錢因述周語謂非公等力
救何以再生溫第曰上原不甚怒也于是聞者遂謂溫
為真寔而周多虛偽然此特溫之巧于擠周耳
嘉善錢士升生平端謹為東林所推重而龍錫其座師
也聞溫語頗重溫而輕周溫遂與周相結士升入政府溫
意有所欲為每推之令先發而後繼之如用永軍謝世
德憲唐世濟皆溫意也而錢寔成之又溫攻去文震孟

頗引錢為誣錢亦有助溫語及溫所欲進者已進欲退者已退而視錢為贅物也時適有訐奏錢之弟滇撫士晉者溫即擬嚴旨仍囑同事林鈺毋得洩言蓋欲借弟以逐其兄耳錢旋上四箴疏語多諷上又爭搜括江南富戶事遂去位其去也頗光明而中間為溫所用凡受擯于公論受溫累不小溫棄之如遺也其立棍如此國家元氣剝喪良多至于虜寇交訐不展一籌則凡居政府者皆然不得獨責一溫也

烈皇帝太阿獨操非臣下所得竊用而每當大舉措則內璫啟其端似陰中而不覺也若舉朝之用舍榮枯則

一視首發之趨向亦似為所陰移而不覺者當初政時
內璫不許與廷臣交一私語廷臣遂忽璫輩為不足顧
而攻東林者默助之日以朋黨之說中于上其時以通
內自許者史堃也輔臣錢龍錫之入獄皆史儕之及其
得出錢自云大璫王坤心寬之不然必無生理溫之陷
錢謙益于獄也謙益去死殆已如髮大璫曹化淳憤而
發奸棍張漢儒常熱縣之陰謀將張立枷死溫逐而
錢釋矣薛國現佐後之死也厥璫王化民寔為之而周延儒
之死則又小王璫怒之也曹化淳之喪其父也大璫與
言路多往祭奠小王璫喪母大璫亦多往送甚有倡為

傳中者揚：不以為醜也。其九卿不佳者，鄭三俊、程周、祥耳。庶耻道喪，奔競成風，國事安得不敗。然此時內瑞特陰為播弄，其畏上英明寔甚也。若南朝之事，則攘臂揚眉，內外交相，市以為即聞之上，無傷也。崇徽銓除，厚瑞人：可言即大瑞自好者，亦歎為絕閑。蓋敗而國步之不可挽也，以視先帝朝真淵矣。

周延儒之承上眷最深，凡上怒時，莫能挽回。惟周能談言微中，如黃道周之獄，人皆以為必不可救。周惟辭解之得，減戍歸矣。後上偶言及岳武穆事，帝嘆曰：安得如岳飛者而用之。周進曰：岳自是名將，然其破女直事，文

或多虛張即知道用之為一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然南還宮即傳旨還以原官矣此亦周所長不可沒也

烈皇帝之英敏勤政自當中興而卒致淪喪者以輔佐非人也庶几如范景文之博大好賢方岳貢之清勤憂國不失賢相惜用之稍近謝陞不徇物情亦不違公論三公者于二党皆虛公不滯謝時合離或以其机智少之其糾許譽卿也寔達迎溫意本几又推鄭三俊為揔憲似亦善補過者但魁虜之難范先節最烈可照耀千古方以直精微房入內闈變即自縊為僕所殺欲再縊

而魁已入擒之矣受刑至慘已而搜其寓蕭然無一物
欲脫而大用之方終不屈以死武惜其死之少晚然于
人節終無敗也謝不克于呂虜未几即被武云為虜所
殺也惜哉出方下遠矣

馬士英素以才名望稱其濶大不羈武亦過才之送而
用之政府則用之乘甚矣初為太監王坤所劾遣戍周
延儒再召阮大鍼實以士英託之遂起為鳳督与大帥
黃得功劉良佐善曹一敗袁寇土賊袁時中募其仰黔
兵為親丁頗耐戰高傑之南通也士英厚待之劉澤清
初至淮士英亦為通殷勤頗自任德而歸怨于南樞史

可法以爲我國顧公等來而史公不喜也及擁立之舉
士英遂聯絡二劉高黃爲己助馬入政府而四鎮皆開
第土馬入東鈞而史出督師即國事敗壞之始也

時四鎮之驕悍士英尚不得以交誼麓終之史則與之
相水火安能聽其節制史至維揚卽爲高傑所困史竭
心調劑僅得相安久之高反欲爲史用而黃劉皆起而
爲難馬知高之向史而心亦惡之矣

當北都初破時高傑劉澤清皆渡江而南且縱其軍士
大肆維揚瓜步間殺人無算莫敢聲其罪劉宗周以德
憲名首疏糾其可斬輔臣姜曰廣擬優旨下史館紀錄

于是津清忿然起而与姜刘為難士英因而用之四鎮
遂合疏攻姜刘詞甚凶悍史珣之四鎮皆佯以不知對
史信之遂疏言此疏乃黎立之巧混刘津清又上疏攻
之謂前此疏寔其所上固史偶問故偽混答之至尊之
前倏偽倏真此怪大事而士英方快于姜刘之遂用大
鉞以翼已耳史從此展布益難矣

大鉞一出凡海內人望無不羅織巧詆貧夫士人無不
前洗拔用馬原無殺人之意故不至遽起大獄但每上
疏則必擁立二心為題殊不知擁立懷二心者不過史
姜教人与請旨何与而欲一網及之乎

妖僧大悲者自稱為先帝又自稱曆王殆類病狂者而
張孫孫阮大猷借此欲起大獄流傳有十八羅漢五十
三卷七十二菩薩之名海內清流如徐石麟徐沂陳子
龍和虎佳之屬皆入其內即余未嘗為一日京朝官楊
廷樞先孝慮耳而羅織者欲首及之馬頗不欲殺人故
中止耳

時又有假東宮之事據聖諭謂以孟春至留都留之不
肯止直由嘉興武陵走紹興上密遣二庵名之乃還時
上令羣臣識認馬已先有揭其必偽及群臣往察王鐸
百言其偽曰東宮講官劉正宗李景濂亦以為所言講

蹟事亦非真眉目亦不符方馬之揭請群臣議也謂講
官方拱乾現在當令阮大鍼密諭之拱乾入馬許以即
復原官且加超擢及往認之日旧東宮以為此舉者固
講官姓方也拱乾不敢應及刘李具疏方不肯列名仍
出都：人籍：不平皆以為真中官亦有言為真而縉
紳則皆以為偽也阮大鍼張徒又欲借此以起大獄而
事者紛：起矣
時查得功首上疏言不得遽加害刘疏繼之左良玉袁
繼成上疏力爭左遂詆馬阮稱兵向闕以清君側為名
在師未馬遂盡撤江北勁兵往崇而于唐則不以介意

已

是時虜已逼維揚有言及者馬輒曰無虞且欲用虜以
除左嗟乎東國者而夢：若此不及亡何待

四月二十五日虜破揚州督師史可法死之時虜騎已
已爭問渡終不以為意也五月十九日虜順流直下無
一矢相向者馬士英隨擁兵出遁張孫依阮大鍼亦或
遁或降惟張使楊維垣死之

上与二奄單騎逃史得功嘗得功隨戰後上亦陷虜時
士英既不衛城又不斷上第云奉太后以行其寔士英
之母也所主縱兵大兵謂非天下之罪人哉

南都之政咄：怪事殆不勝書。當東宮爭起之事，復有
偽皇后之獄。偽皇后者，自稱董氏，係上之元配。且已生
有子，初在河南。按臣陳潛夫為之疏附，併驛送來都。及
至，上震怒，下之獄。備受拷訊，終無交詞。此所不解也。
時又有市人忽聞空中語，令其入宮認子，遂排闥闖而
為妄語，亦异事也。

時無一官不用賄，以及苟費多金，即自至。詔立致安地
中官勲，且藉鎮皆得保用。舍之權有一中官向象臣，徐
石麟居間，欲用一縣令為吏部。石麟堅拒之，奏聞于上。
上亦不之問。又有給事陸朗外轉者，費銀二千兩，得中

旨慰留石麟質之內璫內璫云此已進御遂不敢言者
而給事反彈石麟去位安之進御固妄言但請璫與馬
既相表裡即偶聞于上遂以從龍而未貧苦無資寔所
上憐之不之罪也凡白棍至都門者即日可為大帥凡
前官未必故而後官復陞任及至任且事乃令曰者仍
任而新者侯缺于是旧者欲固其位不得不輸賄新者
前費無償更加賄以求速任大抵小人之揚：固忌莫
甚于此時而囊橐盡傾以奉權要亦莫甚于此時也都
城有却督滿街走職方賤如狗之誅嗚呼始于宮隣平
于金虎豈不痛哉

厚日之負烈皇帝也以私思羣臣之負弘光帝也以營
明其負國同也水落日出蓋棺定論北都覆而范景文
李邦華倪元路馬世奇申嘉胤成德全鉉劉理順許直
自殉于官南都陷而徐石麟劉宗周侯峒曾徐沂黃淳
耀殉難于表不可以其東林也而詆之若陸庸臣寇如
錢謙益李建泰輩自不得以其東林也而怒之又如張
捷楊繩維坦之死難不得以其非東林也而少之如蔡
奕琛唐世濟鄒之麟張孫依陳于鼎劉光斗之失節亦
不得以其攻東林也而怒之

北都死難如孟兆祥及其子章明汪偉之夫婦凌義渠

施邦耀周鳳翔陳紀德吳甘肅朱之馮衛景璞吳麟徵
王家彥勳呂襄城伯李國禎惠安伯張慶臻戚臣新樂
侯刘文炳及其弟都督文耀大原伯張國紀駙馬鞏永
固舉家焚死武臣周遇吉內臣周承恩
南都死難如高倬劉邦弼吳剛思吳嘉胤陳于階錢棟
和彪住歙日靖南侯黃得功曹之嶼吳志葵黃斐侯承
祖父于陳天叙等皆日月爭光者也故附記之
德成之自盡也先語其妹云尔尚未嫁留此何依妹請
先自盡德哭而視其縊其妻請紼之德痛不忍視入別
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媳皆殺亦慟而自

縊初德之屢糾溫體仁也予杖拷訊備受慘毒其母力
苦體仁于途且欲擊之溫訴于上遂之出都謫戍復遇
唐變家屬盡歿流離顛沛其妹年二十餘尚未及婚南
名述而即闔門殉難最為烈

劉理順成德士也亦闔門自盡冠在中州知其謹清亦
聚哭之

馬世奇二妾亦先自盡

汪偉与妻对飲自盡妻誤縊在左即曰止、夫應在左
仍易位而絕

南都已却覆人皆謂勢不可復挽惟徐石麟永誓死具

復承殺偽官後衆情紛，互出石麟于外及城垂破自
請入城慷慨賦詩自經二義僕一義僅從死焉

侯峒曾倡義守城殺敵最多故虜最恨之城破自投池
為降將李成陳棟引出取其首指為元凶示衆其子玄
演玄潔年少高才自南都破發憤求死与父同守城至
是為虜所報執兄弟事死之義僕獲恕三從死
黃浮耀初登第知時事已非不受職而歸布衣徒步蕭
然高隱及与侯峒守城高嘉定破与其弟淵耀同自縊仍題
于壁以不能謀國為歎

欽天監博士陳于階聞雅衣冠謝恩訖從容自縊

吳嘉胤奉差出都聞虜渡江及復渡回車寓城外僧寺
中欲上書復明社稷屢進不達及書上即自縊
侯承祖守金山衛殺虜五百餘力屈被擒罵賊而死
此數公者死難中尤烈者也計吳曰史臣當各為立傳
以識其生平之大節死難者不止此數公也當再為詳
記

流寇大畧

流寇始于陝西潰兵昏聩如杞入援之師也陝西連年
飢饉民窮賦重而其民又皆悍暴不肯忍耐飢寒于是
從寇者日繁其始固為剪除也皆由任非其人而勦之
不力泥于撫之一說以誤之也楊鶴為三邊提制欲安
撫之既撫復叛鶴速請戍

洪承疇為陝撫勦之甚力洪廉而勤將士愛戴之勦寇
儿盡僅存三十人渡河入者下撫許將自不能禦漸獨
振遂流入河南四川而蹂躪彌廣矣
上以陳奇瑜為提督時寇入川而襄儿為川兵所害通

入漢中府之車箱峽奇瑜再主撫漸遠、入秦至秦又
叛奇瑜逮下獄

上乃用洪承疇為提督統陝豫楚蜀之師以勦之賊聞
承疇來大懼盡避入於南山中官兵圍之大帥曹變蛟
勇而騎遽入山搜勦而敗沒賊遂逸出楚豫間

上復以盧象昇為承疇副孫傳庭為陝撫象昇身先士
卒以善戰稱而傳庭亦為過將亦習行間事雖與洪不
合而其才自優象昇用關外兵一破寇于豫而承疇傳
亦時以捷聞寇且衰矣同虜入邊急召三援虜退即用
象昇于宣大承疇于蘇傳庭于保定而寇又復盛傳

建隨以称病不寔速下獄

時楊嗣昌為中樞疏荐熊文燦為總督議增天下餉初以溢地為名蓋言額外之地此武楚中寥濶偶有之而四方寔無是也有上書爭者輒被處遂總加之額田中特設一司農專理勸勉餉畀文燦等以爭兵事然熊文燦向在閩中幸以撫鄭芝龍成功遂謂寇必可撫遂一意以撫為碩畫矣

初賊之起也紛紜無主名久之乃有老狃、閩塌天、天星、小紅、狼、翻山、鷓、等名。未著姓氏也。至是有張獻忠、李自成、羅汝才、小袁、紅、輩漸并名寇為雄長。

文燦招獻忠降之處于假城毀之如騎子以任其肆日
侮民居創立閔梁收稅地方有訴許者文燦每伸寇而
誣氏：怨恨之未几獻忠率汝才旋叛其勢益張文燦
被述下獄

寇之復叛也時虜又闖入燕齊殺掠無算嗣昌乃自請
勦贖罪上為贈坐該晏賜劍并賦詩以寵其行雉大帥
及司道皆得以賜劍自戮之權莫重焉

嗣昌至襄陽中嚴抗令鼓勵將士一時聲勢赫然旋敗
獻忠而圍于瑪瑙山獻忠窺出戰墜馬几被獲時縱之
逸者寔左良玉也獻忠被圍久遂鑿山徑走入蜀嗣昌

科蜀撫卻捷春速論辟蜀民為之訟免上不之釋

故忠遺奸細入襄陽城潛與獄中大盜通又遣寇偽作商人將兵器進車中先運入城主則內外相應城遂立破襄王被難寇自發難以來未嘗破蕃封傾重鎮也自襄陽破後勢遂陷天而不可遏矣

李自成又破河南府福藩常洵不屈難被賊得珍寶無異其勢益張嗣昌被沒武云服毒或云自縊其罪固應誅矣上終心憐之有言其服毒者輒違責

圍賊再封圍開前後且百餘日城中斗米十餘金草根木皮以及筋革之類皆食盡乃人相食上令各路進兵

援救皆不能。初次圍城，賴大帥陳永福及其子力戰，却之主是永福父子。亦因頑倭任濬與司李黃澍輩誓死力守，固藩所費不貲。左良玉來救，為寇所擊，去城已不遠，而河忽大潰，城沒為周藩。與守土諸臣皆走高崖，得免。而百姓則盡棄魚腹矣。或謂城中諸臣自決河堤，以便出走，然河堤向高于城，初年修築，故得無壞。寇既圍城，既久不修治，其潰固宜。上亦不之罪也。于是援澍為御史，優詔慰問。周藩據汪喬年陷於城中，上出孫傳庭于獄，為使督悉發秦晉兵以討之。傳庭乃大治兵卒，自謂必能破寇。上趣之出關，傳庭與寇轉

戰而前寇佯屢敗以誘之深入傳庭銳而疏不疑也一
戰而殺軍資蕩寇遂入閩傳庭死于亂軍

先是寇所破城邑武弁多失節而文臣未有降者至是
秦中方伯陸之祺輩皆蒙面屈身矣

寇由秦入晉所向披靡上先遣閩呂吳姓往督師姓適
留不進而獻賊已破武昌回輔賀達聖死之上怒黜姓
旋速問遺戍

獻賊所至殺戮無孑遺而李賊稍減愚民競以李賊為
不殺人至即迎降几不蜀行惟榆林死守與賊殺傷相
當城破之日皆闕死無一倖者以榆林多老將世藏也

寇渡河而東曰輔韓煥撫曰慕懋德死之即守張嶠然
迎降且為之用

上遣李建泰督師躬送之出城待以殊禮然兵餉皆絀
送京兵從行中途多散去李至真定不能前而寇已過
矣李為寇得不能死傳聞寇以同姓稱之為叔妾以不
死即以失節不待日虜而後知之也生李平平頗負重
望至此真可痛恨也

寇一技從真定來一技破居庸關而又時京師四面皆
賊而猶日報捷也

詞臣李明睿廷議由遷科臣光時亨力阻之又言東宮

宜出撫軍于江南六不顧時上已遣閣臣魏藻德方岳
貢屯田練兵淮揚間後以寇迫留之羣臣建議者紛
而城中卒無料理十五日尚館課庶常十六日召對考
遂十八日寇已從通州至都一到即破彰義門內城中
猶之覺也

時城守皆中官為政百官無一上城者炮聲四面不絕
守堞者參：奸細已滿城有二璫懸城而上以寇勢報
聞亦寇使之內聞也上知大勢難挽遂令宮中自盡長
公主在旁上刀劈之斷一臂不死上掩面于蘇而止馳
騎至城門不得出復入宮自縊于煤山

上自以身失天下不欲以衣冠見祖宗乃毀冠裂冕而崩猶書衣衿以不殺吾百姓為戒聞者無不痛絕也時寇遂馳騎入城其所以破城者城中人俱莫之測聞齊化門有寇內伏大呼曰城破矣為兵者即殺民皆免于是城兵皆棄甲拋戈而走寇復從齊化各門遍呼而一時踴沸爭開門納外兵居民見寇入悉倉皇走避匿寇憇之曰大兵不殺人毋適為也

自成引兵至大明門恃善射對天祝告曰我得天下若安乎則箭射其中間發矢入九灵中人謂射入空墟殆空名耳

自成入宮奉帝后之靈出置廷衢梓宮莫具傳聞做棺
置蘆席棚上有一僧以參飯一盂為真萬姓無不哀痛
歎泣而羣臣無有哭拜者自死難二十餘人外殊寥
也

自成勅各官執官名出見羣臣皆趨見立門外竟日不
許見令押至膏街留又之乃押至空舍中巡守惟謹備
加凌辱群臣至此求死不可得其無恥者用關節通
其用事者自成令再呼見遂分別用舍用者令出東華
門押至吏部受職不用者押出西華門分送各營追取
金帛夾而暴之廷中酷未厭則再加酷刑死者比

也嗟乎諸人不能早自決以致此身備受慘酷貽萬
世可不哀哉

魏藻德方岳貞皆先覓死為人所釋終無屈詞亦有潛
身得免者亦皆可原

先帝神聖憂勤身殉社稷千古無兩而死難者寥寥大
恨也大抵野史所紀降寇諸臣鮮不寔者而南都所定
六等之業概以賄賂出入及門戶相仇者則陷入之業
屢定屢易蓋恐業一定則無從索賄故為出入游移留
一不結業以為招徠之地即死難最烈者亦必索賄乃
為題請也

寇初索金帛于各官無一人得倖免者此亦寇盜之故
技故李賊每登御座即昏眩豈侯智者而始知其無成
也哉

時自燕及齊遍設偽官所至靡然從之偽官至地方亦
惟以搜括士宦金帛為事始之從賊者至此速成有
悔心自淮而南偽官亦不敢立以淮撫路振飛按臣王
燮取偽官呂弼周等戮之也

寇未破郡城時傳言吳三桂已降舉朝震驚上召其父
稟問之稟言三桂忠存自天必不至此三桂旋斬寇使
奏聞上大嘉寇破城後發兵萬餘往關外定畏三桂之

來而先阻之也三桂引兵勦殺盡殲之自成聞報憤甚
自率精兵赴之三桂偽敗誘之出關適東夷兵至三桂
前後皆勁敵不得已乃与虜合自成久敗部下步兵無
一存者騎兵亦僅存十之一二矣

自成敗于三桂驚懼奔還取所掠宮中珍寶及金帛于
女賊馳而西三桂率勁兵追之至真定而返

寇至陝發重賂于西虜以市馬西虜掠其虜殺其使寇
逆不依虜再合三桂西追寇皆不戰而走時剩寇止萬
餘矣嗟乎同一寇也在昔也以烈皇帝之憂勤宵旰以
天下之精兵勁卒以數十年之思維補救而不能酬君

之勞心雪晉天之痛憤反雠毒神宗操戈向關宗社壇
墟故宮禾黍聖主中宮俱以身殉儲貳諸王皆為所獲
寇氛之難于剪滅一主于此迫率其醜類望風西竄其
士馬猶號數十萬也乃一戰而成丸解之形滅跡掃塵
之勢屈指犯關之時曾未滿四十日耳又何掃除之速
而殄滅之易也嗚呼天寔為之謂之何哉
李賊挾二王至陝中時尚無恙吾鄉有親見之者或神
靈然為河護未可知也

幸仔錄卷之下終

續幸存錄序

嗚呼此余友雲間是存古之遺筆也存古為史部考功
志忠公之子初諱完淳復其號後所史名忠忠公以聖
賢豪傑之才為東南君子之矧于書無所不讀于賢士
大夫無所不交故神廟以來國家之具壞賢奸之進退
致虜之始末兵食之源流皆并于一胸為能指畫其所
以然之故乙酉之變義師既敗將赴止冰懼後世傳者
之失寔也著幸存錄一編以授其子完淳且曰余從殉
難諸公九京游矣南都及舉義之事汝雖幼寔親耳而
目之其續是書以成余志存古承命忍懼哀之餘不敢

自廢于是為續幸存錄書未成而有丁酉吳勝兆之變
執二書以囑余曰先忠惠一生經濟盡在此者淳之所
續六今適庭之訓今大難殷流死生未卜苟得藉子而
幸存高先忠惠之功于之功也余受而謹藏之遠苟亡
何存古又殉節于南都矣嗚呼忠惠死忠存古死孝即
以死孝論方之者卞忠貞父子不具然与存古天資英
敏承家學淵源方八九時為詩賦古文操指筆立就莫不
奇麗可觀一時目為聖童年及象勺便志存社稷几朝
野大故忠孝大節蓄諸心而措諸論者咸直然炳然丙
丁之際僑寓吾粵之槎篲余与之論列古感慨時事未嘗不

奮臂。僅晚嗚咽流涕也。死之日。揚。如常。談笑受。可。
謂從容赴死者矣。然年僅一十有八。伯道無兒。若教。餘。
而老母乏資。生之業。生妻有去。惟之思。不。悲。于。維。忠。
義。英。重。日。獄。不。同。宗。祀。之。存。亡。為。踴。晦。復。之。君。子。請。是。
編。者。能。無。致。怨。于。誰。生。厲。階。而。重。為。悲。也。哉。

昔

大明永曆庚寅年孟夏晦日古嚶友弟陸元輔敬淚敬

述

續幸存錄自叙

幸存錄者先忠忠國變後所述也首盛衰大勢遼事門戶與流寇大略并、鱗、本朝中新之由莫不次第詳盡迨至先帝死社稷遂絕筆不復記也先忠忠後臨歿呼復授手編而命之曰余欲述南邨之興廢義師之勝衰今已矣從義師諸公九京游矣靡有悔矣汝雖幼南邨之大政于庭訓猶及聞義師之殺汝是朝夕于余、死矣汝其讀余書而成之嗚呼澤于存焉父書猶不思讀何況續其遺書耶然先志不可違也自草土以來恒思纂述而哀瘠之餘形神俱凋念先志不可違也故觀

先忠惠風一編便淒然自廢景光如逝忽焉小祥次先
忠惠遺行之後繼此以編余生也晚見聞未廣後之人
謂余多所遺闕也敢不受責若青之誣青之枉我知免
矣岐梁餘卯旦夕待命藏是編于名山石室庶明天子
具百日開天祿石渠訪蘭臺之遺追述先朝逸事是編
也或与幸存錄不無小補云

孤子夏復泣血識

續幸存錄卷之上

南都大畧

北都之變也以倫以序本直立德即其次則忠瑞桂三王也潞王比四王為疎福即旧有異議三王又在遠于是有擁立潞即之說鳳督馬士英擁強兵挾四鎮以喝南都諸大臣諸大臣懼不敢逆南樞史可法實司擁立事私問諸士英士英遺其私人口傳國家當不幸之秋立君當以賢倫序不過宜執可法信之答書極刺弘光帝藩即不道事意在潞即士英得書竟奉福即至龍江聞厚且錯愕可法始知為士英所賣強出迎定策而

可法書已入士英手楊言于從龍請內月以明上之得
立功皆由我此兩輔分左右之始也然士英答可法書
不過南都部院公移及十三大旨擁戴公議可法列名
而已為首者掌禮部姜曰廣也

五月初三日上即監國位廷臣尚紛不一推上者不
過李沾等三四人而已後皆以不次起頭之

十六日上登極用史可法姜曰廣及高弘圖為閣臣再
用馮士英及王鐸士英固定策功鐸則藩邸旧恩雖互
相登庸而亮祐固有別矣

時可法寔衷中樞高姜居中策擬張慎言為承宰劉宗

周為提憲九列大目各得其任迨士英擁兵入朝假中外之援請留輔政于是有內外均勞之議而可法出督師于江上士英兼艦矣

可法之出天下皆斥士英為奸雄呂大器等羣起而攻之迨荐阮大鍼而舉朝皆唾罵也

大鍼之出亦初無大志不過欲遠方一撫臣耳而其臣時廷臣謂大鍼一出則逆案盡翻案逆翻則上且駸問三朝旧事諸君子將安所置足乎于是大呼百和衆論沸騰大鍼見衆之不吾許其毒愈張有計不反傾之意故佐樞命下斥逆空廷惡焰遂不可遏未必非廷臣激

之使然也

可法之督師江上也與四鎮寔為隔膚之交與平伯高
傑遂因可法于軍中舉動不得自展初四鎮分藩可法
本以以屬靖南侯黃得功淮安屬東平伯劉澤清鳳陽
屬廣昌伯劉良佐與平則屬鎮徐州留揚州為閣部回
翔之地徐州苦寒揚州富麗甲天下傑遂挾可法以水
揚可法調宛轉竟與揚州傑遂解其困從此綢繆王事
可法開款布誠傑恭謹惟命反成握手之交傑跋扈非
常一變而為忠勇亦良將也四鎮調停就緒方議北征
而宗周之疏作宗周謂澤清等可斬夫澤清等固可斬

第處南都之勢發為此言不足以壯社稷適以速之禍耳于是四鎮合疏糾宗周而宗周去姜曰廣旋亦不得安其位矣

曰廣之去与士英朝堂大閔几至老奉相向姜辞朝上御殿厚輔陪列姜曰微臣觸怒權奸自分萬死聖恩寬大猶許歸田但臣去後皇上當以國事為重上曰先生言良是馬憤詈姜曰吾為權奸汝且先而賊也且叩頭頭言臣從滿朝異議中擁戴皇上願以犬馬餘生歸養故卿以避賢路皇上留臣亦但多一死姜厲聲曰擁戴是人臣為功之地耶馬曰姜曰廣定策時意在潞藩

寔有二心上曰潞王朕之叔父賢明可立二先生無傷
國體內廷之事不可向外人道也姜隨出馬從之復相
詬詈于朝堂一時謂二相鬧朝真綱紀蕩然矣此聞之
陳轅符于龍陳姜之門人馬之年象于

當是時朝堂外鎮各懷猜忌互相詆斥朋黨勢成門戶
大起虜寇之事置若罔聞迨虜已有南下之志始遣陳
洪苑左懋第北行洪苑與虜合謀夤夜逃歸寔陰懷秦
檜之奸謀懋德不屈而死究何裨于國事哉
士英大斂既朋黨為奸惟以納賄招權為事張慎言忿
而去任徐石麟代為象宰未几亦掛冠而歸遂以魏公

徐弘基之請用張捷李沾以七品小臣起陞總憲用劉
應賓于文選張孫振于掌道一時名流盡皆告罷即官
寺之有人心者如韓贊周則連疏乞休盧九德則殿前
匍匐而士卒英等則漠然自以為虜不足畏也始也議
和達使士英曰和則和耳既而和議不成士英曰不和
則不和耳戰耶守耶吾未見廟堂之上有道此隻字也
錢謙益素稱儒林之望迨使過之疏一出而名節遂掃
地矣謙益之意不過欲得撥席出此喪心之語而士英
即借此以用匪人而楊維垣遂以副院用矣究也士英
愈疑謙益反絕撥望則小人枉為小人而已謙益請用
楊維垣為

時廷臣日在娛樂如若不及上亦端拱無為後宮子女
以干計酣飲清歌逍遙自適而虜寇之事僅委之可法
一人可法諭四鎮渡河親督其行逼除不得歸勤勞懇
惓可法固所自矢然大廈之傾一木豈能支也哉
入春改元虜騎已逼河南高傑拜表北行剋期西濟頗
有奮不顧身之義故當日四方士庶見可法掃陵一疏
及傑及河上表無不痛心疾首淚下沾襟也而一時東
國約者第以答優旨亦何以鼓天下忠義之氣哉
二月中妖僧大悲之獄起大悲自稱先帝既歸法司復

稱爲潞邸之弟皆妾也三月晦日斬于通衢

三月朔王之明童氏兩獄俱起發一稱故皇太子一稱
上曰妃其真其假草野小臣豈敢仰度天家摠之處置
無術燭影之疑遂難免千古于是黃得功劉良佐忿言
入告寧南侯左良玉并以清君側爲名舉兵向關建平
而下士英大恐遂機得功良佐以抗王游時高傑已爲
許定國所害矣河上之師盡歸瓜揚定國導行直下可法
死守揚州不支而死左兵復下破安慶盡殺阮氏大賊
等謂與其俟左氏之來不若速虜之來可用虜以破左
也并欲殺王之明以絕其望以虜信日急遂未及行傑

清平渡江靖虜伯鄭鴻達掩而殺之且也露布告捷璽
書褒封清平遂轉而降虜引之而南瓦解之勢已成而
鴻達報捷也

五月初八日虜遂南破鎮江

五月初九夜工遂与屈尚忠張執中二璫單騎奔靖南

營

初十日平明士英入朝車駕已先出矣遂以黔兵五千
奉母為偽皇太后奔杭州

黃得功力戰不屈自刎而死其營中將士遂縛上出降
嗚呼哀哉

劉良佐叛降于虜

初十日南都以上之出也獄中擁王之明為監國奉之
為主

十三日虜豫王至有明諸大臣開門長跪爭先迎款

潞王監國杭州復遣陳洪範請割江南四郡以和洪範
陰與虜令潛師疾趨武林潞王遂為潞虜得與上及王
之明同轎車北狩

時士英由浙得與虜鎮東伯方國瑛兵二萬奉魯王監
國然士英雖依國安擁戴魯王而魯王擁不得与于是
有江東之事

鴻遠自虜渡江後由海道奔閩奉唐王即位顯元隆武
除弘光年號于是有閩中之事唐與魯皆存陵之後也

續幸存錄卷之上終

續幸存錄卷之下

南都雜志上

弘光帝入都之日有兩黃星夾日而趨此太白與辰星也新主肇元太白晝見祥耶咎耶何乃泄耶

神衣者高皇帝建殿之餘材積在南京工部庫中且朽矣一時適稱為嘉瑞致具土木之工迨三殿落成而國運隨之以畢當時大臣慮天崩地坼之時不思祥桑之脩省徒侈禱祥以惠庶民不學無術一至于此吾未見

先武建元先言河清嘉穀也
史可法清保有餘而以之治兵則不足焉士英守己狼

藉不脫豪邁之氣使僉使詐不得已而用之可堪將領
之任而以之輔弼則負乘致寇有必然者今內馬外吏
抑何恃也

當馬之出劉宗周而用阮大鍼也曹賦詩曰蘇蕙才名
古絕陽臺舞世間無若使同房不相妬也應快殺竇
連波

劉念臺宗周本出數流自稱草莽孤臣當時想其丰采
殊不知徐琳廢堯立休自稱草莽臣五朝元老不學無
術一至于此

徐庚求石麟馬豕宰時有制臺省年出八人為方向官

給事中陸朗貧而樸樸求黜為奏議中旨特留此三百
年未有之例也卒以一諫官遂豕豕几被不測咄咄可怪
阮園海大鉞象居時自署門曰有官萬事足無于一身
輕可以見其猥鄙

阮之出也滿朝大闕如王孫蕃左光先詹兆恒各有尚
阮王阮曰樞輔以大鉞為知兵乎則燕子羹春燈謎
枕上之陰符而林頭之黃石也燕子羹春燈謎是阮所
作傳奇此等褻語殊失告君之體頭瑞屏錫疇為宗伯
其所表揚教事皆有益于國體如尊忠建代景二廟旌
殉難北變諸死難者雖國步艱難定足鼓勵人心

初世培彪佳為巡撫時有軍儲之裕八萬以二萬充道
隣之軍儲其六為存貯鎮江庫中龍楊友文驍監軍京
口欲漏其賦而無辭遂創為城金山之說嗟乎七尺之
堅與江防何益前人苦心節之後人糜之可為切齒
南都擁戴潞藩議以南京禮部寺衙門統之及士英入
相欲借此以起大獄而議止列名並無符印遂竊南禮
部印管誠齋紹寧者部事大索三月卒不可得遂易鑄
印既滿朝俱知沸然相傳焉曰不敢發前議聞其計蓋
出于蔡奕琛亦險矣哉

上押近匪人巷議里唱流入大內禁園子弟供奉後庭

教坊樂官出入朝房時人乃有老神仙之號嗚呼兜囊
之曲未終凝碧之歌已奏彼蒼者天其又何尤

上喜談乘事頗親圍繪一日貴陽馬士英進沈石田
畫一卷上親署教事士英與孟津王鐸共跋一行若在

或時丹青透成佳話及蘇崩潰飛白竟是清狂耳

阮大鍼誓師江上衣素蟒圍碧玉見者吃驚為黎園裝束
錢謙益全妻柳如是入都柳冠挿雉戎服控騎如昭君
出塞狀嗟乎大兵大禮視為優伶排演之場固為得不
亡

士英當國賄賂滿章千名萬品餽者無以異門下僧利

根時、為次第、魏之高下、總憲李沾進一帶、慮其不之重也、嗚利根稱為主賓士、英遊轉進上六、嗚中官譽其非常、上每服以御朝上下之情、真無不通矣。

時京師諺曰：都督賤如狗，職方滿街走。相公只愛錢，皇帝但吃酒。蓋道定也。

時有署瑤草之門曰：兩朝丞相此馬，彼牛同為畜道。二先元魁出，劉入既豈是仙宗。復于兵部書曰：閩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凶失耳一兀，直入中原朝野。事微訪野太史陳風，時事可知矣。

南都雜志

妖僧大悲者非真大悲乃吳僧大悲之行童從大悲往來錢謙益申紹芳家故妖僧折對時但知有青門收齋而已時戎政張玉筍因維謂此等妄男子但當速斃之若一窮究因體不無少損而都人遂謂玉筍且杖死烈皇矣後法司窮治得其定于通衢梟之物怪人妖皆亡因之徵也

東宮之獄細閱瑤艸前後二疏講官奏報衆口譁然藩鎮交章不能無疑焉東宮之真偽徵諸講官此至公之論而劉正宗回奏疏曰臣細察視披其髮間眉目微

吳問其講讀在何殿則曰文華乃勤敏非文華也問其
先講者何書則曰尚書乃孟子非尚書也問其講至若
有一問時有問難否則曰忘之矣語言不真面目可
疑恐為假冒乞皇上細訪真太子下落云々夫三年講
讀雖龍章希見然天顏咫尺豈有遽妄之理是非、
何待細察耶今云眉目之間略有微異當此大變若廢
風霜能無憔悴且文華乃東宮常御之殿尚書亦東宮
開講之規泰誓一問更覺支吾即使朝夕橫經之子一
旦執三年之問難而考之百不得一矣况天家儲貳經
先帝后慘變之餘流離驚竄尚考其問難何語以等定

案何以服天下耶

方翰林拱乾為先人同年侍讀。經筵三載，面質之時，彼
窠與聞言東宮一見方便，指方此髯而髡者方先生也。
王鋒邁呼曰：安男子耳！方遂掩耳疾走，不肯列名。疏尾
其時，瑤草托大猷謂方曰：若一列名，原官便可盡復。方
不應，即起出園門觀于此，而其事不可知乎？况馬疏曰：
臣已察諭大猷傳諸講官矣。所言公之言之何密諭之
為此？斧聲燭形，難免後人猜疑也。至若董金哥之獄，宮
闈之秘，上自有點識，可心者草莽臣又敢何言。

劉良佐號花馬，劉四在鎮中，最為忠順，向朝倫典一疏。

極言東宮元妃之真蓋東宮自泗州來元妃則良佐妻
親侍鑿中者也疏又不報良佐遂有虜尚為先帝報仇
而上反戕其血胤之語後與黃得功合營江上而一死
一降一能引決謬矣乃大節一虧萬事瓦解僅延二月
卒不免合門之戮難逃千秋之罵吾又不能不為良佐
悲也

劉澤清幼曾舉子業應試時一拳毆死一隸遂遁出應
兵將材舉天下第其對客嘗曰吾二十一投筆三十一
登壇四十一裂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僅以
富貴誇自亦小之乎丈夫矣

高傑幕府多材其跋扈飛揚之氣一變而為忠烈固是
千古奇男子渡河兩疏令人讀之淚下何吳諸葛出師
二表高死前得功死後兩賢雖相挽于生前當復釋然
于地下茅土之賞斯為不媿二劉雖死曷足贖罪也
東宮自三月朔入都三日而元妃薨又二日而唐有道
遂冒稱恭皇帝有道者南都一皮傭耳聞空中有聲曰
汝可至宮中尋子忽若為物所憑遂直叩東華門口出
妄言擒訊之不知為誰何之語也奉旨立斃之杖下時
又有劉祥者神附其身自稱為玄天上帝國之將亡必
有妖孽斯其然乎

東平伯劉澤清之母賈東平進候時值賈八表初度祿
觴極一時之盛及東平之降而戮也賈流離道旁無以
馬舖靖國得功之母卒于廬州送葬六柩一時之盛後
得功死節竟埋其側千古流吊生何足慶死何足悲于
二夫人見其概矣

馬士英當國所為極似賈平章其聲色貨利無一不同
當虜騎充斥羽書旁午尚與僧利根談禪聞蟋蟀一時
目為蟋蟀相公迨五月五日臨江藩鎮已成瓦解之勢
中旨命乞子捕蝦蟆為房中藥嗟乎蟋蟀相公蝦蟆天
子雖無虜能不已乎

御史劉光斗疏稱東宮兩王臣間尚在人間不勝大駭
今知真殺臣心始安嗟乎一飲一啄孰非烈皇帝之賜
乎一坏未乾之尺何在發是語大承不餘食其
南都用提騎者三為黃澍左光先及陳玄儔潛夫皆御
史也然無一主者光先之子弟滿京邸光先西歸寧南侯
左良玉幕至中舉朝遂攝不敢動黃澍亦如是堂、天
子不能行令于二三小臣刑政之墜一至于此
從逆一業索賄百端寬嚴之旨相問而出恐不足以懾
人也于是遂殺光時亨周鍾以假口鍾負重名于天下
甘污偽命萬惡皆歸時亨六一御史力阻南遷使烈皇

帝及于難而已則屈身佞賊市朝之始固屬快心然于
元忠大憝之中獨執二人而誅之以其為東林也復社
也則二人不且為刀鏢之冤鬼乎且二人之死亦非主
上之意但借二人以殺雷草臣演祚周仲馭鯨耳雷周
自三朝旧事力阻定策者也

太子元妃向獄士英之罪誠不勝誅矣士英曾為士英元妃
出揭言董氏供有金哥王哥兩子一婦人不足惜然皇
嗣甚重皇上還且三思嗚呼光帝之皇嗣不更重乎
且童氏而真也婦人亦非臣子所敢称如其偽也又何
皇嗣之有

高具平傑清卒之渡江也鄭羽公鴻達引師斬截遂布
告大捷京口人祝戴羽公為之建立生祠碑無不曲至
清平進退無所遂叛降虜羽公少年奇貴以名世自負
其在軍也無一日不奏捷轅門鼓角凱歌震天京口民
無不爭侍牛酒致犒五月七日大宴軍中歌舞雜與江
聲濟發虜于是乘間潛入金山寺初八日夜大霧四集
虜遂純流而渡僅一二百人而已使羽公以全力制之
可使隻輪不返軍心一清望先風走使虎山黃得功一
單竟為方士之舡入滄波而不返而江南塗炭亦遂為
夷左社天耶人耶當搔首問之北都之變時人人傳言

已立定王建元乾定南都之變亦傳言定王登極至今
歲月之間往往喧言定王來人心思漢可見一斑聞定
王于今寔尚在民間艸莽臣敢無望乎

續幸存錄卷之下終

烈皇太子附

烈皇太子寇亂後流落衡山為僧吳三桂反時亦不敢
出三桂死湖南削平清老四王某獲之吳玉奉之入都
乘以八轎是日天氣忽變黃雲四塞引見不跪亦不充
激言談舉止從容不迫清甚欲生之即滿人無不欲憐
而生之獨首相李蔚必欲致之死謂刑官馮魁等曰此
吾主試漢人之心也疏凡七上竟戮于蔡市口按蔚高
陽人其父國播天啟時魏璫乾兒也故其子不顧名義
思心至此未几蔚即病死未及下毒天道昭然可不畏
死

此說陸翼王在京即
親見者故附記于此

